幻红裙

FANTASTICAL

李西闽
LIXIMIN WORKS

黑夜每天都会来临，还有那些令人欣慰的梦……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PUBLISHING COMPANY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都是卑微的人，
拥有不堪回首的过去，
以及惨不忍睹的现在，
却无法预知未来……

——题记

© 李西闽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红裙/李西闽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3
ISBN 978-7-80759-105-4

Ⅰ.幻… Ⅱ.李…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0614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 数：193千
印 张：8
出版时间：2008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铁丹
特约编辑：何 娜
装帧设计：余一梅
ISBN 978-7-80759-105-4
定 价：23.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 CONTENTS

序章	让人惊恐的黑夜	001
Chapter 01	那片枯叶上染着鲜血	005
Chapter 02	她的脑袋时刻都有可能爆炸	021
Chapter 03	身后传来女人凄凉的哭声	038
Chapter 04	街上行人的面孔都是灰色的	059
Chapter 05	老鼠肆无忌惮地爬到他身上	074
Chapter 06	枯槁的手向她颤抖地摸过来	091
Chapter 07	黑夜里莫名其妙洞开的窗户	107

目 录 / CONTENTS

Chapter 08	你的魂魄是否还在七夕街上飘动	120
Chapter 09	猫头鹰的叫声凄厉地响起	134
Chapter 10	露出一具黑糊糊的干尸	150
Chapter 11	她的脸突然变得支离破碎	162
Chapter 12	破碎的花瓣是她心中滴出的血	177
Chapter 13	林子里飘起了女人阴冷的歌声	195
Chapter 14	裸尸在烛光中泛出一种暗红	216
尾声	她嘴角迷人的酒窝消失了	239
后记	生活中的恐怖事物让人悲哀	24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章
让人惊恐的黑夜

环卫工人胡安全神秘地告诉一个陌生人，赤板市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让他千万不要在深夜里出门。陌生人很认真地问他：“为什么？”胡安全也很认真地告诉他一些发生在夜里的事情……

“比如，陈山路那被大火烧掉的顾公馆……陈山路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冷冷清清，这是我一天里最清醒的时候，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提防着一些可怕事情的发生，这个世界越安静就越恐惧。扫马路发出的‘刷刷’的声音牵动着我的心，很多同事说他们的心已经扫麻木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会在‘刷刷’的扫地声中越来越警惕，我警惕的是另外的声音，深夜里的任何一种声音都应该让人警惕。就在那个凌晨，我听到了扫地之外的声音。在顾公馆的门外，我停止了扫地，我的耳朵竖起来，我屏住呼吸。顾公馆里传来沉闷的有节奏的剁肉和剁骨头的声音，还有沉重的‘吭哧吭哧’的喘息……顾公馆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有谁会在里面剁肉和骨头？我的头皮发麻，好奇心让我扒在顾公馆的铁门上，借着街灯的光亮，

透过铁门的缝隙往里面窥视。我什么也看不到，真的，什么也看不到，这样更加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剁肉和剁骨头的声音还在继续，喘息的声音也越来越沉重……我没有胆量进入顾公馆，我想逃走，就在这时，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身后，我回过头一看，是一只发黑的断臂被扔在地上。会是从黑暗的顾公馆里扔出来的吗？我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

陌生人吃惊地看着满脸惊恐的胡安全。

胡安全继续说着：“提到断臂，你也许听说过万豪公墓的那件事情吧。有个年轻的女子在一个深夜被人杀了，那杀人者十分残忍，还把她的尸体分成了很多块扔在万豪公墓里的各个坟墓前……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没有破……传说万豪公墓里飘出了一个恶灵，在赤板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这个恶灵的目标就是那些漂亮的年轻姑娘……每当深夜我在赤板市的街道上扫地时，一想到那个死去的女子，我就浑身发寒，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承受多久……”

陌生人说：“这件事情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

胡安全盯着他的眼睛冷冷地说：“我是不希望你在深夜里恐惧。恐惧是毒药，慢性的毒药……那个阴冷的深夜，风飕飕地刮着，在七夕街，我看到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坐在一棵梧桐树下，埋着头，嘤嘤地哭着，她的怀里还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哭，她是不是无家可归？或者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伤心的事情？我品尝过无家可归的滋味，也品尝过痛苦的滋味，我对她产生了同情。其实，我是个卑微的人，我知道我的同情根本就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我还是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她走了过去。我来到她的跟前，弯下腰对她说：‘姑娘，你怎么不回家呢，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她没有回答我，继续哭着，她的哭声让我十分难过，她悲伤的情绪感染了我，尽管我不是个多

愁善感的人。我看不到她的脸，只是感觉她的头发特别的黑，有种奇怪的香味从她的头发间散发出来。我闻到那股香味，浑身就抑制不住颤抖……我想了很多话想对她说，可说出来的只有这句话：‘姑娘，你赶快回家吧，夜深了，天冷，容易生病的。’她抬起了头，我看到一张死灰色的脸，她的眼睛是两个黑洞，黑洞里流出的是黑色的汁液，那只白色小狗呜咽了一声，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从她眼睛里流出的黑色汁液。我喃喃地说：‘你是谁？’她的哭声停止了，我突然听到了一阵飘渺的笑声，笑声在冷风中颤抖。我僵硬地站在那里，我看到白色小狗朝我转过头来，它的眼睛里透出碧绿的光芒……”

陌生人听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他的声音里也充满着鸡皮疙瘩：“你不要说了，求你不要说了——”

陌生人转身准备要走，胡安全一把抓住了他。陌生人企图挣脱他，可胡安全的力气很大，陌生人的努力变得徒劳。

陌生人说：“你想干什么？”

胡安全冷冷地说：“我还没有说完呢……你知道吗，在凤新街新月小区的门口，我每次在那里扫地时，就会有一阵风刮过来，有些纸片会在风中飞舞。我看着那些在风中飞舞的纸片，心中就会产生强烈的愿望，要抓住那些魂一般飘着的纸片……我抓住了一张纸片，我看到纸片上写着一行字；我又抓住了一张纸片，纸片上还是写着一行字……你知道那纸片上写着的是什么字吗？”

陌生人喘着气说：“我怎么知道是什么字！”

胡安全吞咽了一口口水说：“那纸片上写着 —— 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我是他的小野兽，在喘息声中发现了春天……”

胡安全说完，松开了抓住陌生人的手，推着装满垃圾的小推车一摇一晃地走了。此时已经过了午夜，陌生人心惊胆战地看着在空

荡荡的街上离去的胡安全，喃喃地说了一声：“这人是不是疯了！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堵住我，和我说这些话？”他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转身撒腿飞奔而去……

那些喜欢在深夜里游走的人，如果没有经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些要命的事情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这个世界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和自己无关，他们会觉得不以为然，继续在城市的夜色中醉生梦死，无所顾忌。黑夜每天都会来临，还有那些令人惊惧的事……

Chapter 01

那片枯叶上染着鲜血

1

胡冰心有时会在孤独的夜里梦见父亲。**他在虚幻的光中出现，缓缓地走到胡冰心面前，死灰色的脸上凝结着细碎的冰碴。父亲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不舍，无言地朝胡冰心伸出苍白而僵硬的手，胡冰心迟疑地伸出手，想和他的手相握，可胡冰心怎么也够不着父亲的手。胡冰心和父亲只是伤心地相望无语。在梦的尽头，父亲默默地转身而去，消失在虚幻的光中，渐渐地成为夜空中一颗黯淡的星星。每次梦见父亲，醒来后胡冰心都记不住他穿的是什么衣服。胡冰心的确忘记了父亲死前穿的是什么衣服。奇怪的是，每次胡冰心梦见父亲，杨子楠也会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梦，她也记不住父亲在梦中穿的是什么衣服。**

杨子楠是胡冰心的孪生妹妹。

2

房间里的空气异常沉闷，灯光白荧荧的，释放着彻骨的冷。胡冰心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杨子楠：“子楠，你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连同父亲？”

杨子楠穿着红色的丝绸睡衣，坐在床上，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另外半边脸没有一丝血色，眼中一片茫然的迷雾。杨子楠在初秋的一个深夜突然失去了记忆。胡冰心是杨子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面对杨子楠，胡冰心内心隐隐作痛。尽管胡冰心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提醒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包括同样做过的关于父亲的梦，可她还是迷惘地一言不发。

杨子楠微翘的嘴角偶尔会抖动一下，显得楚楚动人。难道杨子楠的整个生命历程只剩下潮湿、阴冷和黑暗，所有的人和事都一片空白？

胡冰心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胡冰心和杨子楠亲昵地依偎在一起，背景是蓝得可怕的大海，她们笑得阳光灿烂。胡冰心把照片放在杨子楠面前，焦虑地说：“子楠，你仔细瞧瞧，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去年冬天在马尔代夫，那时你多开心呀，还说那里真的是人间天堂，你都不想离开了。”

胡冰心的话没有起一丁点作用，杨子楠的脑海混沌一片，没有了金色阳光和蔚蓝大海的记忆。是什么吞噬了她的大脑？她竟然不知胡冰心是谁。

杨子楠似乎疲倦了，躺下来，翻过了身，把背部对着胡冰心。

她是否不愿意看到胡冰心这个亲姐姐？

胡冰心叹了口气，心里堵着一块石头，只好无奈地离开了房间。胡冰心看着保姆陈姨迎了上来，她对陈姨说：“陈姨，你要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好照顾子楠，有什么问题及时打电话给我。”

陈姨搓了搓手说：“胡小姐，放心吧，我会尽力照顾好她的。”

胡冰心笑笑：“辛苦你了，陈姨。”

陈姨也笑笑：“不要和我客气，你也不要着急上火，子楠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两天，她的胃口好些了。”

胡冰心叹着气说：“唉，希望她能尽快恢复记忆，这样下去，我也快急疯了。”

陈姨说：“你甭急呀，急了也没用，急坏了身子也不是个事！”

胡冰心又叹了口气说：“唉，不急是假话，谁让我是她的亲姐！好了，我不多说了，先回家，明天晚上再来。”

离开杨子楠家时，胡冰心浑身颤抖了一下，她担心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近来她总是心神不宁。

3

陈姨轻轻地关上了门，背靠在门上，脸色阴沉下来。她捂着自己的胸口，让自己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陈姨来到了杨子楠的房间，看杨子楠已经睡了，就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杨子楠的房间。杨子楠在黑暗中翻过了身，面向天花板平躺着，然后直直地坐了起来。

陈姨回到了自己的小房间里，准备睡觉。多年来，她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前要诵上一段《金刚经》。陈姨盘腿坐在床上，闭上双眼，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开始诵经，这时，她听到客厅里的电话铃声。

是谁会在这深夜打来电话?

陈姨匆忙来到客厅，听着急促的电话铃声，迟疑地伸出了手，抓起电话听筒：“喂，这是杨子楠家，请问您是哪位？”

电话里传来沙哑的声音：“死老太婆，你喂什么呀！快回家一趟，家里出大事了！”

陈姨变了脸色：“出什么大事了？老头子，你可不要吓我呀，我胆子小。”

电话里的声音十分焦躁：“死老太婆，别问了，赶紧回来吧，否则我的老命没了！”

对方重重地放下了电话。

陈姨喃喃自语：“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呀！怎么就不能消停几日呢？”

陈姨放好电话，赶紧回到房间，拿起桌上那个用得很旧的黑皮包，火烧火燎地出了门。

陈姨骑着自行车，在寂静的街上狂奔。凉飕飕的夜风从四面八方无遮无拦地钻入她浑身的毛孔，她的牙关不停地打战。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像她这样凄凉的人在狂奔。

当陈姨推开家门时，看到老伴张北风歪坐在地上和站在那里的儿子张小龙怒目而视，他的身旁还倒着一个轮椅。屋里凌乱不堪，显然被人翻箱倒柜过。陈姨把老伴张北风吃力地扶起来，放到轮椅上，在这个过程中她喊儿子过来帮忙，可张小龙站在那里无动于衷，仿佛对父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陈姨颤抖地说：“你们爷俩这是怎么啦，唉！”

张北风沙哑着嗓子气愤地说：“你问这个畜生，让他自己告诉你，他究竟要干什么！”

陈姨的心泡在冰水里，她走到张小龙的面前说：“小龙，你怎么又惹你爸生气了？他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了！”

张小龙目露凶光："是他自己找气受！"

陈姨说："你不在学校里好好念书，深夜里跑回家闹什么呢？你爸身体不好，心里本来就憋着一口恶气，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

张小龙气呼呼地怒视着陈姨："我气他，是他气我！我生在你们这个家庭里，真是倒霉透顶了！"

陈姨叹了口气："儿子，你这么说话就没良心了，我们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供到你现在上了大学，我们容易么？"

张小龙不吭气了。

陈姨用手背抹了抹潮湿的眼睛："我知道你半夜三更回家干什么，不就是要钱么！"说着，陈姨从黑皮包里拿出一小叠钱，数了五百元钱递给张小龙，"妈今天刚领工资，这五百元你先拿去花吧，这个月就这些了，剩下的还要给你爸买药，还要吃饭。"

张小龙一把夺过那五百元钱，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张北风浑身发抖："咳！我们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讨债鬼！死老太婆，这也怪你，把他给惯坏了！你给他钱做什么，就算我们没养这个儿子！"

陈姨默默地收拾被张小龙折腾得凌乱不堪的房间，边收拾边不停地叹气。陈姨收拾完后，把张北风弄上了床，给他脱衣服："老头子，消消气，无论怎么样，小龙也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

张北风愤愤地说："这个畜生，哪有一点做儿子的样子，回家就朝我大声嚷嚷，要钱，我哪来的钱给他？他非说我们存了钱不给他用，于是就翻箱倒柜找存折。找不到，他一脚就把我的轮椅踢翻了，这个畜生，我要不是在他找存折时给你电话，说不准他会杀了

我的。瞧他那个样，是一匹恶狼呀！我们怎么就养了这么一匹恶狼呢？”

陈姨说：“老头子，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苦，快睡吧，我一会儿还要回人家家里呢，那可怜的姑娘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对不住人家了！”

张北风长叹一声躺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这时，房间的某个角落里传来老鼠“吱吱”的叫声。

陈姨说：“这家都快成老鼠的家了，北风，家里不是还有老鼠药吗？怎么不放点呀！”

张北风说：“不放了，老鼠比那个混蛋儿子强，不会给我气受，还陪着我！你快回去吧，路上小心点！”

陈姨给他盖好了被子，流着泪出了家门。这深秋之夜的风似乎更加冷冽了，陈姨觉得自己的泪凝成了冰。张北风中风后留下了后遗症，腿脚不灵便，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差，现在儿子又如此气他，她真担心张北风会突然倒下去，永远也醒不过来。

4

胡冰心离开杨子楠在凤新街新月小区的家之后，夜已深了，路上行人已寥寥无几。她在街边打了个出租车回家。胡冰心家住赤板市的另外一个小区，离杨子楠家有十五分钟的车程，这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坐上出租车后，司机问她到哪里。胡冰心说：“到宝罗街的呼兰小区。”

司机开着车疾驰而去。

胡冰心闻到浓郁的烟臭味。她想，这个司机一定是个烟鬼。准

确地说，烟臭味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胡冰心特别厌恶烟臭味，对抽烟的男人有种本能的敌视。好在她丈夫常代远不抽烟，否则她不会嫁给常代远。胡冰心忍受着出租车里浓烈的烟臭味，好几次打消了换车的念头，她此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回家，这夜里有太多不安全的因素。

出租车司机面无表情，把车子开得飞快，尽管胡冰心归心似箭，她还是担心车子会突然撞上什么，就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你能不能把车开慢一点？"

出租车司机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根本就没理会她，也没减速。

出租车开到一条偏僻无人的小街时，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胡冰心的上半身剧烈地往前冲去，如果她没有系安全带的话，说不定头会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

小街上一片寂静，前面没有红灯，也没有障碍物，出租车司机为什么突然急刹车呢?

胡冰心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捂着怦怦直跳的胸口问司机："你为什么刹车呀？"

出租车司机冷冷地说：**"你没看到有人横穿街道么？难道要撞死她！"**

胡冰心定睛往前望去，车的前面哪有什么人呀，整条小街连个人影都没有。胡冰心倒抽了一口凉气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人呢？"

出租车司机又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有夜盲症，那分明有个穿红裙子的年轻姑娘在慢吞吞地过马路，瞧见没有，她还朝我们这里看了一眼呢，她的嘴角还有一颗痣。"**

胡冰心坚信自己没有夜盲症，她可以看到街灯和路边的法国梧

桐，法国梧桐还飘着落叶，她根本就没看见什么穿红裙子的姑娘！街上冷冷清清，那些飘落的叶子魂一样随风飞舞，胡冰心觉得自己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不一会儿，出租车又疾驰出去。出租车将要驶出这条小街时，一辆银灰色的马自达轿车迎面驶来，和出租车交错而过。

胡冰心一路心惊胆战，直到出租车停在呼兰小区门口，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那辆出租车又疾驰而去，胡冰心看着出租车消失，浑身颤抖了一下。

回到家里，五岁的女儿常婷婷和丈夫常代远都睡了。胡冰心浑身乏力，像被抽去了筋脉。她强打精神冲了个热水澡后，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她在温暖的被窝里想起了杨子楠，她不知道杨子楠一个人睡会不会冷。

常代远醒了，他总是一有动静就会醒来，哪怕是窗外刮过一阵风。常代远习惯性地把胡冰心搂抱过去，胡冰心的头枕在他结实的臂弯里，心里有了一丝安慰。常代远温存地说："冰心，以后早点回家，太晚了，让人不放心。"

胡冰心娇嗔道："你不放心我，为什么不来接我？"

常代远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说："睡吧，明天我还要上班呢。"

胡冰心躺在床上就没了睡意，她把手放在常代远的胸膛上摸了摸："代远，刚才回来吓坏我了。"

常代远似乎来了精神："发生什么事了？"

胡冰心说："在七夕街……"

胡冰心把出租车司机看到红裙女郎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常代远。

常代远很吃惊："七夕街？红裙女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